

浅析太宰治《阿珊》中的妻子形象的变化

秦 聪

青岛城市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6

摘要:《阿珊》是太宰治所写的十六篇女性独白小说中的第十五篇,于1947年发表在杂志《改造》(10月号)上,是妻子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短篇小说。作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抚育了三个孩子,却遭受丈夫出轨背叛的妻子视角出发,描写了妻子从发现丈夫出轨到确认丈夫出轨再到收到丈夫殉情的遗书这一过程产生的心理变化。向读者展现了妻子微妙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该作品展现了太宰治作为男性作家在描写女性心理时的独特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妻子形象的变化,在阐明妻子形象同时,尝试明确太宰治的创作意图。

关键词: 太宰治;阿珊;妻子形象;坚强

引言

《阿珊》与《维庸之妻》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与《维庸之妻》丰富的既有研究对比,《阿珊》的既有研究较少,从中日两国的既有研究来看,关于《阿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和比较研究上,对于《阿珊》中的妻子形象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空间,因此本文试图从妻子形象的转变为切入点对作品进行分析。《阿珊》中的妻子在描绘丈夫出轨的同时也逐渐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随着对出轨事实的确认,妻子对丈夫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本文主要以“妻子”的肖像为中心,分析妻子从一个为家庭隐忍牺牲的贤妻良母形象到逐渐转变为批判丈夫的坚韧女性这一过程的心理变化。

一、前期—以家庭为中心的妻子

《阿珊》的主人公“我”是一个有3个孩子的家庭主妇。丈夫在神田一家有名的杂志社工作了近十年,八年前和“我”相亲结婚。战争期间,由于房子被炸弹炸毁,“我”带着孩子回到青森老家避难,丈夫继续留在东京的杂志社工作。战争结束后,从老家回来的“我”,发现丈夫跟之前不一样了。丈夫似乎失去了工作的力气,整天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经常夜不归宿。我逐渐意识到丈夫已经出轨,但仍然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认为只要丈夫开心就好了,其他都不重要,依然努力维持家庭表面的和平。但某一天丈夫突然说要去泡温泉,离开家后就

失去了联系。三天后,报纸上刊登了諏访湖的一则殉情新闻。新闻的主人公正是丈夫,丈夫在遗书中说是自己不是为了爱情而死而是为了革命而死。妻子彻底对丈夫绝望,感叹道:“男人在临死之际,还得要这样夸大其词地谈论着什么意义、道理,装腔作势地满口谎话”。在去认领丈夫尸体的汽车上,比起悲伤和愤怒,妻子更加感到荒唐可笑。作品由三个章节构成,且各个章节没有标题只有数字。第一部分主要是妻子的登场以及对家庭的日常的描写;第二部分是对战中以及战后的回想以及对丈夫出轨的提示;第三部分主要是对丈夫的殉情以及妻子内心对丈夫批判的描写。

首先,从作品的题目来看,“阿珊”一词源于作品《情死天网岛》,“阿珊”是近松门左卫门的《情死天网岛》(享保5年)中登场的女性的名字。正如前田爱所述“标题本身就已经给予了读者某种提示。”那么《阿珊》这一标题与作品整体有何关联呢?《情死天网岛》是以治兵卫和妓女小春的殉情为主题的一部人形净琉璃作品。“阿珊”是男主人治兵卫的妻子,近松门左卫门笔下的阿珊是一位发现丈夫出轨依然尽心尽力支持丈夫的贤妻良母。并且太宰治的《阿珊》中也有对于《情死天网岛》中的妻子阿珊所吟唱的悲歌的引用,因此二者之间关联性不可忽视,青木京子从从故事的结构以及妻子最后的结局等方面论证了两部作品的相同点,并且认为《情死天网岛》中的阿珊是“自我牺牲的典型”^[1]。太宰治之所以使用这个题目可能在隐喻作品中的妻子是一位跟《情死天网岛》中的阿珊一样的自我牺牲的贤妻良母。或者说以《阿珊》这一名字为题,从一开始就给作品中

作者简介: 秦聪(1997.02)女,汉族,山东人,硕士,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的妻子戴上了贤妻良母的枷锁。

二、中期—忍受丈夫出轨的妻子

对于战前以及战中时间，也就是在妻子去青森避难之前两人的婚姻生活，妻子是这样评价的“尽管在战争中我受了很多痛苦，但是一想到外子的温柔，我还是会认为：这八年，我很幸福。”在八年的婚姻生活中丈夫只因为孩子不听话而对妻子发过一次火，结婚以来丈夫既没有打过“我”，也没有口出污秽地骂过“我”，也会帮忙打理院子，“我”认为丈夫是个温柔的好丈夫。但是，当战争结束后，我带着孩子回到东京跟丈夫团聚，此时的丈夫却变了，“外子的笑颜上总是带着些许的卑怯，还试着避开我的视线，表现得局促不安”，虽然文中并没有直接点明丈夫出轨，但连续夜不归宿的丈夫以及“作为世上的人的妻子，是比什么都痛苦的事”等叙述，以及再联系题目《阿珊》一词，可以让人联想到丈夫可能有婚外情。但“那件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妻子认为是在青森避难的四个月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像“那件事”这样特定的女性关系，并没有作为作品中的事实展现出来。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丈夫的婚外情，但通过对丈夫变化的描写，读者也能隐约感受到丈夫的婚外情。并且随着丈夫的变化，夫妻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太宰治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对庭院的修整。例如，在《蟋蟀》（1940年）和《十二月八日》（1942年）等作品中，荒芜的庭院总是伴随着夫妻不和出现。另外在《家庭的幸福》（1948年）中曾对庭院有这样描述：“在庭院的四周，四季的花草和树木的花朵优雅地绽放着……真是幸福的家庭”^[2]，由此可以看出，但太宰治的作品中，干净的庭院往往是家庭幸福的象征之一。《阿珊》中也有关于庭园的描写。在妻子回老家避难前，丈夫经常帮忙收拾庭院，但是妻子避难回来后，丈夫不再顾及家里的事，“邻家的田地被她先生整理的非常漂亮，种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菜，我们家的田地和那相比，实在显得非常逊色”，文中不仅将现在的庭院与以前做对比，更是与邻居家的院子做对比，更加突出了“我”家庭院的冷清，这不仅仅是庭院的变化，更是象征着夫妻关系的变化。其次，从妻子避难回来后，丈夫与妻子分开睡觉，以及“我”跟孩子们睡成一个“川”字，而不是“小”等叙述都可以看出丈夫在家庭关系中的缺位。据日本国语大辞典解释，“川”字是指“三个人并排睡成‘川’字的样子，隐喻着意为夫妻恩爱，孩子睡

在父母中间”，作品中睡成“小”字，也就是母亲在中间，两个孩子在旁边。不是“川”字而是“小”字，可以窥探到丈夫缺位的事实。以及，某天晚上“我”想要进入丈夫的蚊帐却被丈夫含糊拒绝了等情节都可以看出此时的丈夫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丈夫的改变，妻子的心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我”一开始怀疑丈夫出轨，但不敢去想这件事，想要逃避，直到某天丈夫回来时，“我”看到他脖子上的吻痕才确定丈夫已经出轨的事实，但“我”仍然装作什么都没看到的样子，努力想要维持家庭表面的平和，龟山早苗对男女关系，特别是婚外情进行了20年以上的采访，在《因丈夫婚外情而痛苦的妻子们》一书中阐释了妻子关于即使知道丈夫出轨也不会追问理由，她说：“只要对丈夫稍有可疑的言行视而不见。就会继续过着和以前一样平稳的每一天，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不会问‘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之类的话。”^[3]正如龟山所指出的那样，作品中的妻子同样为了不破坏现在的平静生活，才“装作没注意到”的。比起一开始的逃避，现在的妻子已经接受了丈夫出轨的事实。面对丈夫的出轨，作品中的妻子认为“也许我只能听天由命，祈求丈夫恋情的风向可以就此改变，痛苦的忍耐接受这一切。我有三个孩子，为了孩子，即使这样，也不能与外子分开。”从为了孩子也不能和丈夫分开这一点来看，妻子被母亲的身份所束缚，为了家庭只能牺牲自己的感受，从中可以读出妻子的无力感。从性别角色层面来看，“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的分离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公共领域是指进行生产、劳动、政治、金钱交易等活动的领域。与此相对，家庭领域是进行性、生殖、养育、休息等活动的领域。通过结婚，男性进入公共领域，女性进入家庭领域。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男人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女人只能通过生育来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作为生殖功能的女性的性作为重要的女性要素受到关注，并且家是女性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唯一的场所，所以对女人来说家就是社会。因此，在这样的性别分工观念下，作为家庭主妇的主人公，被“妻子”、“母亲”等社会性别角色所束缚，为了家庭只能牺牲自我。在传统的父权制的社会制度下，妻子只能忍受丈夫出轨的现实。

三、后期—猛烈批判丈夫的妻子

“我”从一开始的逃避到接受，再到后面认为“只要能外子的心情轻松一点，我的心情也会变得轻松，道

德算不了什么，只要心情轻松就够了”，妻子逐渐转变思考方式，随着故事的推进，妻子的内心的主体性和坚强也逐渐显现出来，从下面的一段独白中可以窥见妻子内心的变化。

“被你遗忘、被你讨厌、憎恨，我反而心情轻松。那么在意我的事，却又抱着其他女人的你，等于是把我打落地狱。一男人是不是常会把对妻子的挂念视为一种道德的履行？是不是认为在有了其他喜欢的人之后，还不忘自己妻子才是一个好表现、有良心的作为？于是，开始与其他人相爱时，便在妻子面前露出忧郁的叹息，开始为道德感到烦闷时，托他之福，妻子也感染到丈夫忧郁的情绪，跟着叹息。如果丈夫能心情平静地快乐生活，做妻子的应该也就不会有在地狱的感觉了。如果爱上一个人，就请把妻子完全忘记，全心全意地放胆去爱。”^[4]

这句话既是妻子的内心独白，也是对丈夫的某种批判。从叙述中可以看出妻子自己已经开始深入思考。丈夫忧郁的叹息包含着从伦理道德上对自己的良心谴责。但是，这种“道德的烦闷”看起来像是故意展现给妻子看的。对此，妻子无视现有的夫妻理论观，“如果爱上一个人，就请把妻子完全忘记，全心全意地放胆去爱”，男性仍然被旧道德所束缚，女性则开始有意识地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妻子内心的强大和自我的主体性逐渐表现出来。起初对丈夫的出轨抱有逃避心理的妻子在确信出轨事实的之后，经过绝望和苦恼的过程，逐渐从传统的伦理观中觉醒，表现出冷静的姿态，并萌发出自我意识。

但最后彻底让妻子从父权社会的传统伦理观中觉醒的是丈夫的殉情。并且丈夫在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我和这女子并不是为了爱情而死”，而是为了革命而死的。丈夫在遗书中诉说了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妻子却认为这是无聊的愚蠢的事情，“男人，在临死之际，还得要这样夸大其词地谈论着什么意义、道理，装腔作势地满口谎话”接着，妻子痛骂丈夫，认为就因为出轨这点小事，就嚷嚷着革命什么的，去选择自杀，认为丈夫实在是个很没用的人。在作品的末尾，在去领取丈夫尸体的车上，

比起悲伤、气愤，妻子更感觉到愚蠢。在妻子看来，丈夫的殉情只是忍受不了道德的折磨，而不是真的为了革命而死。丈夫虽然满口革命思想，却只能在遗书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反之，与软弱的丈夫对比，妻子无视社会道德，批判丈夫的行为，开始想要挣脱父权社会的束缚。丈夫因为不伦而殉情，却还要用革命来做借口。可以说，丈夫的殉情彻底打破了妻子心中对丈夫的期待，促使妻子从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觉醒。妻子一开始虽然是贤妻良母的形象，但内心隐藏着坚强，随着丈夫的出轨和殉情，妻子内心的坚强也逐渐显露出来，结尾甚至可以看到她冷笑、批判丈夫的姿态。

结语

在整部作品中，妻子的言行始终比丈夫突出，与战争后软弱的男人们相比，太宰治将焦点放在了忍受困难、接受现实并默默对抗的女性身上，太宰治最想突出的应该是女性的坚韧与顽强。《阿珊》中的妻子从一开始努力保护家庭，承受丈夫背叛的贤妻良母，到逐渐萌发出自我意识，转变为批判丈夫、试图反抗旧道德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女性的形象。太宰治借《阿珊》中的妻子之口，表达了对战后混乱社会的批判和对旧道德的反抗。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女性从属于弱者，因此，女性强烈的反抗精神比男性具有更深刻的意义，给战后迷茫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参考文献

- [1] 青木京子 太宰治「おさん」論—『心中天網島』との比較を中心として 阪神近代文学研究(3), 29-44, 2000-07
- [2] 『ヴィヨンの妻』に収録(新潮文庫、新潮社 1950年12月20日発行) p138
- [3] 亀山早苗『夫不倫で苦しむ妻たち』新潮文庫, 2009.
- [4] 李桂芳译. 收录于太宰治《女生徒》(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9)